

## 好天

在市場長大的囡仔有一種會笑會叫的本領，我很小就知道了。嬰兒時期的我，幾乎不哭不鬧。在嬰兒床上，看著大人的手不停地搓揉麵團、烘焙、包裝，忙起來可能三天沒時間幫我洗澡，我也能在一旁安靜地吃喝睡眠。及至兩三歲，我會坐在成堆的倆相好、麻花捲、鹹光餅、紅龜粿旁對著客人笑，笑時像在說著無聲的「一」，眼睛眯成兩條線，用小孩特有的柔嫩嗓音學著爸媽叫喊「來看覓喔」。爸媽喜歡我笑，客人也是，尤其是歐巴桑，總愛在我臉上又搓又揉，好像我也是那麵團，在鹹甜油膩夾雜體味的店舖裡漸漸發酵成長。

若歐巴桑們有閒，總愛牽著我逛市場。不論到哪個攤位，我總一個勁地叫喚：阿姨、阿伯、阿婆、阿公。大人好喜歡小孩喊他，越大聲越好，每喊一聲那疲憊的臉龐就會像阿金姨攤上的百合花一樣又大又鮮活。露出的牙齒，有的長年被咖啡、檳榔染成黃褐色，有的缺牙或補上銀灰色的牙齒，但不論是誰，那被叫喚後所笑出的花朵都同樣真摯動人，就像我媽在每一顆平西餅虔誠蓋上的「陳記」紅字，各個光亮美好。

逛一圈市場回來，我就吃飽了，有時還會換上全身的新行頭，我感覺自己是整個市場的孩子。每個頭家看見我總要拿店裡的東西給我吃，常常嘴裡含著金柑仔糖、左手拿綠豆糕、右手拿大豬公肉，手腕上還掛著一小包飛機餅乾。這個時候，我總會想起住在鄉下的外婆，每次進外婆家，最先看到的就是外婆的背影，碎花衫下背脊彎曲成微笑的弧線，翻找著冰箱裡有什麼東西可以給我吃。

到我五歲時，一台新式烤爐取代了嬰兒床的位置。店裡塞滿烤爐、油炸機、成列的瓦斯桶與貨架，只剩一條僅容旋身的窄道。相較於店舖的擁擠，整個市場對我來說就像遊樂園一般敞亮，我時常往外跑，去看春美姨剝筍筍，看阿菊姨切生魚片，或到阿松伯那裡免費坐一個下午的兒童小火車。小火車放在發財車上，繞著狹窄的軌道繞圈子，我很喜歡坐在上頭觀看過往的人群，總是坐到頭暈才回家。

市場裡充滿各種氣味，回鍋油、麵粉、魚肚、雞屎、木材發霉的味道，洋蔥、爛蘋果、眼淚、洗衣粉、廢水、鞋油與汗酸味，各種味道混雜在空氣中彷彿在燉一鍋無形的精力湯，填滿市場每一個角落。我可以閉起眼睛用鼻子走路，氣味會告訴我現在在哪裡。逛遍每一個攤位，各種蔬果海鮮肉類的名稱，現在什麼新鮮得時，什麼便宜大賣，或是哪一間炒米粉最好吃，我都可以告訴你。

我反覆在每個攤位間遊戲，睜著鮮魚般清亮的眼睛，摸這摸那又問東問西，「為什麼要給魚打針？為什麼要在蘋果的洞上貼貼紙？為什麼要拿碗在這裡罰站？」我有太多問題，常換來「囡仔人有耳無嘴」的回答，原來嘴巴也是用來聽

的，我不知道自己該用什麼器官說話。

雨沿著傘棚落下，隔壁阿金姨懷裡搖著六個月大的金孫，那搖動的天空看起來是什麼樣子，我不知道，爸媽已經很久沒抱我了。爸爸翹起二郎腿抽菸，對面阿源叔在砧板上玩鋪克牌接龍，白蟻飛進傘棚裡，我指給媽媽看，媽媽嘖了一聲，用髒模木板打落了我的手。我知道下雨天意味著什麼，但心還是像在跑步時跌破了膝蓋一樣，我知道自己該出去逛市場了。

每逢過節訂單增多，爸媽總要熬夜做糕點，後來媽媽懷孕，更無暇照顧我，她對我說：「爸媽現在沒辦法再看著妳了，妳去外婆家要乖。」

夾在山脈與海洋中間的狹小平原，外婆住在一個時常下雨的鄉村。磚紅房屋搭配深藍色的菱形窗花，那顏色就像太陽將落未落，遠處太陽漸漸浸身入海，黑暗慢慢靠近，但還未完全到來，讓人分不清是日出還是日落的朦朧時刻，對我來說這間屋子能一直停留在這個時刻，簡直就像是魔術一樣。

「阿嬤！」我對著蹲在花生田裡的外婆喊，外婆看見我，笑容牽動滿臉皺紋，揮揮手要我趕快回家吃電鍋裡的蒸玉米。

隔幾天，大阿姨也將她的女兒帶來了。阿姨帶著墓碑般的表情出現，面容灰白僵硬，許多話語只是躺在裡面。表妹也是一樣的表情。晚上我和表妹一起洗澡時，就讀懂那表情背後的話語了，表妹身上爬滿深淺不一的瘀傷，新生與枯萎的牽牛花放肆在她身上牽藤，表妹邊洗邊哭，那疼痛和著流動的水意欲將她撕裂，我彷彿看見一隻斑馬站在雨中哭泣。

鄉村後山有座水滴型的湧泉，泉水靛藍，就像一滴藍色的眼淚。當地原住民稱這座泉「拉索埃」，在阿美族語裡是「水質潔淨甘甜」的意思，他們認為拉索埃是由神鳥「兜羅」的眼淚匯聚而成。我覺得表妹實在是太愛哭了，所以總是「兜羅」「兜羅」的叫她。環頸雉就是神鳥「兜羅」的化身，我指著一隻站在玉米田裡的環頸雉給表妹看，我說，那就是兜羅。表妹不看兜羅，反而盯著我看，掀動嘴唇但沒有發出聲音。她時常這個樣子，有時只是發出飛蚊般的細聲，重聽的外婆當然聽不到，這時就必須由我代為翻譯。「是誰打妳？為什麼要打妳？妳做錯什麼事了嗎？」表妹又將話語關了起來，我不知道她有沒有聽到，我想我是一次問太多問題了。

每天外婆下田工作，兜羅和我便四處玩耍。下過雨後，遠山顯得乾淨透亮，樹木一棵一棵立在山頭，我們比賽誰能看見最多棵樹，兩人張大眼睛，嚴肅地數著，數到後來眼花就胡亂添數，這遊戲總是以大笑指責對方亂數收尾，事實上誰都不在意結果，隔天下過雨後，山樹又會站出來和我們玩同樣的遊戲。

我喜歡下雨天，看見蚯蚓鑽出地面，就抓去餵雞，看雞兒們像追捧花般爭食。

一次又一次跳進水窪裡，看水中倒映凌空的自己，濺起水的裙帶，打溼的頭髮飛起又落下。光腳踩進田中爛泥，濕滑的泥巴不斷穿過腳趾縫，那種搔癢的快感，讓我忍不住又笑又叫，笑得喘不過氣，幾乎要趴伏在田裡。回家後，用冰涼的地下水沖掉腳上爛泥，裹著浴巾坐在廊簷藤椅上等著外婆將地瓜蒸熟，看著雨從屋簷洩下的流動紗幕，遠山只剩下模糊的輪廓。雨滴落在地上，像有一點急事的人正在趕路，那聲音對著眼皮輕輕搖扇，在將眠未眠的睏倦時刻，我有些思念父母以及那還未出世的嬰兒，但那思念一冒出頭，就被我急急地壓下去了。

「妳媽媽怎麼會把妳送來外婆這裡？」在朦朧的睏倦時刻，我問兜羅。

「我媽說她沒辦法再看著我了。」兜羅說。

「我也是，我媽說她太忙了，沒辦法看著我。」

「那不一樣。」

「哪裡不一樣？欸，你是不是也想睡覺了？」

兜羅說她不困，她和我說了一個故事。從前從前，有三隻猴子住在一個奇怪的森林裡，森林裡只有一棵香蕉樹，每當猴子爬上樹頂摘香蕉，天空就會下起雨來，雨是鹹的，直直地打進猴子的眼睛裡，讓牠們的眼睛痛地留下一樣鹹的眼淚。猴爸爸餓極了，要猴寶寶爬上樹去摘香蕉，猴寶寶聽話地摘下香蕉，天空就下起雨來，猴家族都用雙手遮住眼睛，痛地直跳腳。從此，每當猴寶寶要爬樹摘香蕉時，猴媽媽怕天空又下起鹹雨，就會狠狠地揍牠。但是，為了活下去，牠們究竟該怎麼辦呢？最後的結局是什麼？我不知道，在雨聲的搖籃中我已沉沉地睡著了。

我第一次看見兜羅只覺得她皮膚白的像綠豆椪的豆沙餡，如果沒有那些疤痕，她真的就像陶瓷娃娃一樣完美，而我成天在市場跑來跑去，皮膚蠟黃像油炸後的倆相好一樣。兜羅不愛刷牙，說牙刷塞進嘴裡，讓她無法呼吸，外婆罵了幾回，兜羅還是不肯刷牙，總是喊牙疼，外婆只好讓她每天用鹽水漱口。兜羅也不愛喝綠豆湯，說那感覺像喝沙子，沙子停留在嘴巴跟喉嚨，久久不散的異物感使她感到噁心。我不知道兜羅到底喜歡什麼，因為即使一起抓蚯蚓、跳水窪、踩爛泥巴，兜羅都不曾像我那樣興奮地尖叫大笑。睡覺前兜羅總是問外婆媽媽何時來接她回家，外婆總是叫她快睡，說明天若是「好天無落雨」，媽媽就會來接她了，但通常兜羅隔天醒來，總是失望地發現整個鄉村還是泡在雨裡，她的心情就會像穿著濕漉的鞋子一樣，整天都無法擺脫那樣潮濕的感受。

雨後，田埂爬滿大蝸牛，蝸牛緩慢爬行在自己的時間裡，被抓起時，也不掙扎，就這樣靜靜地縮進自己的殼裡。我和兜羅不需要沿路撿拾，只需要在田埂旁放上一大片姑婆芋葉，玩耍回家的路上，再去掀開芋葉，我們就能提著滿滿一桶

蝸牛回家。我們蹲在一旁看外婆用大石頭敲碎蝸牛殼，再將殼和內臟剝除丟棄，每當石頭重重擊碎蝸牛，蝸牛身上透明的黏液就會噴濺在外婆身上，一桶蝸牛都去完殼後，外婆整身整臉都是那透明黏液，黏液在外婆臉上留下透白發光的涎線，我覺得那好像清晨睡醒時臉上殘留的口水痕，指著外婆哈哈大笑，而兜羅卻僵在一旁，抱住膝蓋輕輕收攏自己，像蝸牛縮進殼裡。望著外婆臉上的透明黏液，和碎裂一地的蝸牛殼，兜羅彷彿一時間還不明白發生什麼事，連驚駭都是遲緩又漫長的，最後兜羅哭了出來，她的表情好像正在忍受什麼，又好像在放棄，靈魂不在她的眼睛裡。我嚇了一跳，以為她生病了，但外婆只是一邊低頭用芭樂葉搓洗手中黏液，一邊說：「憨孫甬哭，明仔日可能就是好天啊。」

晚飯後外婆去洗碗，那盤炒蝸牛兜羅一口都沒吃。

「妳是不是很想回家？」我問兜羅。

「不知道。」兜羅說。

「爸爸媽媽他們工作很辛苦，是太忙才沒辦法帶我們回家，而且這裡雖然一直下雨，但很好玩耶。」我不知道自己在說給誰聽。

「你有沒有想過現在的爸爸媽媽其實是假的？」兜羅說。

「假的？」

「我們只是被領養，真的爸爸媽媽在別的地方，有一天他們會來接我們回真的家。」

「我沒想過。」我心想兜羅真是個奇怪的人。

洗過澡後，我和兜羅躺在床上聽外婆說神鳥兜羅的故事，相傳兜羅是天庭派來巡邏鄉村的守護鳥，不幸被獵人的弓箭打落，被鄉村居民所救。多年後鄉村發生旱災，村民也相繼生了怪病，兜羅感念村人救命之恩，飛返村落，掉下的眼淚，形成了拉索埃湧泉，使村民們不再受大旱之苦，且村民們飲用湧泉之水後竟不藥而癒。為了繼續守護鄉村，兜羅化身為環頸雉，並在自己的頸項戴上白色的絲巾，以作為與村民相認的信號。

拉索埃湧泉隱蔽在竹林裡，周圍開滿了石龍尾花。石龍尾花約小指頭大小，鵝黃色花萼托起五片粉紅帶紫的花瓣，綠葉呈羽毛絲狀，像棵迷你聖誕樹舒展身軀，上頭掛滿紫紅色鈴鐺。每次和兜羅去游泳時，我都不忍心看那石龍尾花，那花朵像開在一片針林上，鵝黃肉身被針扎出紫紅的瘀血，又像掉在一張無法逃脫的網裡，花朵開著有種懨懨的美，讓看著的人眼睛發疼。

眼淚裡有解藥嗎？如果眼淚掉出來，哭成湧泉，再喝下去就成了解藥，那兜

羅大概不會生病了吧，我在心裡想著。

那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，在夜晚，我和兜羅一起跳進拉索埃游泳。

「我看不見。」兜羅驚慌大喊。

「你憨呆喔，現在是晚上啊。」我覺得兜羅很搞笑。

「我不能呼吸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，妳現在只是飄在水上。」

我感覺泉水不斷湧上來，以為下雨了，轉頭才發現是兜羅在哭。

「妳不要再哭了，水越來越深了。」我對著兜羅大吼，但兜羅的眼淚就像湧泉不斷湧出。沉浮中，帶著白色絲巾的神鳥兜羅飛來將她啣往天空，兜羅還在哭，眼淚落下來像在下雨，我感覺腳底下的深淵越來越深，自己快被泉水拖下去，而泉水漸漸變得溫熱。

我驚醒時發現，原來是睡在旁邊的兜羅尿床了，那尿液連帶沾濕了我的衣褲。

隔天，我不肯睡在兜羅旁邊，外婆只好睡在我們中間。深夜，睡在窗邊的我，聽到外頭有些聲響而醒來，睜眼看見月光穿過菱形的窗花照進房內，窗花讓月光變得破碎，斜長的菱形黑影像張網子，網在正熟睡的兜羅身上。

我聽到有腳步聲靠近，有一人形黑影漸漸擴大，覆蓋窗花，遮住碎裂的月光。我以為是大人口中的「魔神仔」要來抓交替，正要搖醒外婆。突然，一隻手從窗花縫隙伸了進來，手心向上，做招引手勢，「出來！出來！」一個男人鴨嗓般低吼著。

「出來！出來！」的聲音在寂靜的夜裡迴盪著，我無法關上自己的耳朵，那聲音如此霸道，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擋它。那男人的手彷彿可以進去任何地方，拿他要拿的任何東西。我感覺此時只能隨著那隻手的招引出去，不能有任何的質疑或談判，因為挑戰那隻手就像挑戰一把刀子。

我推動毛玻璃窗，試圖阻擋那隻手，突然，那男人縮手，從窗花前消失。我這才伸手扯動外婆的肩膀，突然想起外婆總說鄉下治安很好，家裡也沒東西可偷，所以不用鎖門。來不及了，外頭木門發出開啟的哀鳴聲，腳步聲漸漸接近，那男人一進門便伸手拉兜羅的腳，兜羅嚇得一邊尖叫一邊踢動雙腿。外婆以為孫女又尿床了，張眼看見那男人便嚇得大喊：「有賊仔喔！」村里的狗開始群聲吠叫起來，男人這才鬆手，轉身跑走了。

我知道那男人是兜羅的爸爸，小時候只要他來我家，我的書包一定有被翻過的痕跡。有陣子他睡在我家客廳，爸爸看見他把我抱在膝頭上，反倒把我打了一頓，說我不可以這樣子。

隔天清晨，外婆下田工作，兜羅的父親又出現了。他身上的棉衣棉褲沾滿油漆污漬，渾身酒味。一進門他就伸手拉兜羅進房間，「昨天叫妳出來怎麼不出來？」我看到有唾沫從他的嘴巴飛濺出來，紅褐色斑痕的牙齒間有幾顆銀色的牙齒。兜羅渾身僵硬，但卻沒有如昨天那樣劇烈掙扎，她沒有看我，就這樣隨著她父親拉著進房門。房門砰的一聲被甩上，我聽到上鎖的聲音，感覺自己也像被甩了一巴掌。我跑到屋外窗邊，昨天那隻手就是從這裡伸到屋內的。我看見兜羅被壓在床上，臉上的表情就跟我夢裡一模一樣。她正被拖引至水底，掙扎著無法呼吸。我不知道該怎麼辦，只好趕緊跑到田裡找外婆。

當外婆和我回到家後，那個男人已經消失了。我轉頭看兜羅，兜羅抱住膝蓋，蜷曲身體側躺在床，不敢把腳伸直，像一隻漂浮在海上的小蝦米，如此脆弱又赤裸；又像一顆逗點，話語哽在半路，不知何時才能重啟下句。我突然發現自己記不清很多更小時候的事，但卻清楚記得當時的困惑，這困惑一再地誘引我回頭尋找答案。只是我也漸漸發現，有些問題我不能問；有些問題我不敢問；而有些問題我還沒問，在心裡就已經有了答案的輪廓了。更多時候，真正的答案隨著童年的消逝早已失落在時間裡。我突然有股衝動，想跑到拉索埃旁，舉起手一口氣問一百個問題，隨即又沮喪地覺得，神鳥兜羅沒辦法回答我的問題，兜羅只會掉淚，讓鄉村泡在雨裡，讓淚水哭成一座靛藍的湧泉，全世界兜羅的眼淚匯聚成一片巨大的海洋，有天，會轉頭淹沒這個世界，而遺忘與埋葬就成了唯一的解藥了。

我轉頭望向被窗花切割的天空，月亮像酒醉般歪向一旁，那菱形窗花映照的黑網仍網在兜羅身上，我在心底暗暗祈禱，希望明天就是外婆所說的「好天」了。